

走过青春

女知青与村里的女子们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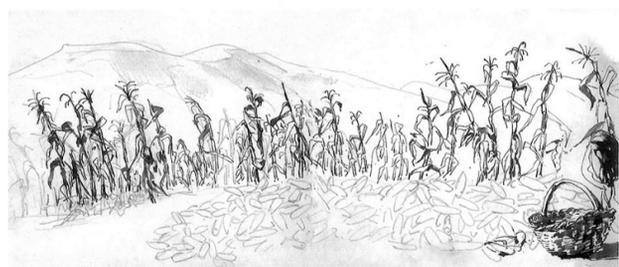
王欣



邢仪眼中的陕北



● 分玉米



● 秋天的玉米地



● 称粮食



● 用玉米豆计数



● 高粱的“丰姿”

那时，洛川塬上土地贫瘠，用水靠天，信息闭塞，生活条件十分艰苦，文化生活更加贫乏。村里的孩子们没出过远门，也不上学，识字很少，所以思想观念落后。自从知青来到村里，给生产队带来了勃勃生机，寂静的村庄从此也活跃起来。大家白天下地劳动，晚上回村读报、学习，开展各种文娱活动。四年多的插队时光中，我们学会了各种农活儿，脸晒黑了，身体健壮了，手上打满了老茧，变成了真正的农民。村里的老乡们也更新了观念，增长了见识，养成了一些城里人的习惯。

我们四个女知青爱说爱笑，大胆泼辣。刚与村里的女子们接触时，她们若即若离，羞涩扭捏。由于我们都是同龄人，所以每天一起下地干活儿。除草、间苗、割麦子、收玉米、绑烟烟……女子们干起活儿来手脚麻利，轻松快捷。除草时，她们手把手地教我们如何拿锄头，如何迈脚、蹬腿；间苗时，她们教我们如何巧用力拔除多余的苗；割麦子时，她们更是从磨镰刀、收割、捆麦子教起。她们干起活儿来，经常把我们甩下一大截子。然而，女子们干完自己的活，稍事休息后，又回过头来帮我们。经过一段时间的共同劳动，大家慢慢熟悉起来。每逢下雨天和农闲时，村里就组织学习或开会，女子们总是与我们挤在一起，她们教我们纳鞋底、上鞋帮、编草帽、剪窗花……我们教她们识字、读报、唱歌、跳舞……

农村的生活十分单调，每天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。自从知青来到村里，知青大院就成了村里的活动中心。当时村里成立了文艺宣传队，村里的女子们自然是培养对象。刚开始，女子们唱歌不开嘴，发不出声，更羞于在人前表演。但她们会扭秧歌，我们互教互学，排演节目。当时排演的节目有公社社歌、秧歌舞、小舞剧《老太婆支援大会战》、清唱《绣金匾》。女子们在与我们的交往中，对知识的渴望越来越强烈，她们积极参加村里办的识字班，经常到知青大院来看报纸、认字。三四年光景，她们也能看一些报纸上的新闻了。

下乡头一年的夏秋收割时节，我们每天劳动回来，路过村头的大涝池时，都会挽起裤腿、赤着脚走进水池清洗。村里的女子们却站在池边捂着嘴笑。我们莫名其妙地问：“为啥笑？”她们开始不说，到了只有女同胞的时候才对我们说：“当着汉子的面光脚露腿多羞人！”

“汉子”是当地人对男人的称呼。我们这才恍然大悟，满不在乎地说：“这有啥，在城里，夏天，女人穿露胳膊、露腿、露背的游泳衣，男人女人都在一起游泳呢。”女子们听后，连连摇头说不信。夏天天气太热，我们四个女知青趁着夜色，穿上泳衣下到涝池里游了一次泳。我们嘻嘻哈哈的笑声惊动了村里人，第二天成了村里的一大新闻。还有一次，村里有个女子随

我回西安，我带她去洗澡，她竟然不脱内衣进了澡堂。我给她做工作，她也不听，并说：“脱光了多羞人？”最后只好由着她穿着衣服洗了个澡。然而，经过三年的耳濡目染，女子们也照着我们的样子，挽起裤腿下涝池洗脚洗腿了。只是看见有汉子们过来，就赶紧上来拉下裤腿，穿好鞋袜。

知青来到村里，特别是我们几个女知青与男知青一样，每天都在大田里劳作。老乡们都赞不绝口：“城里来的娃娃们到咱村里都拼命干，咱本村的人也不能落后！”随后，妇女出勤越来越多，村里还开辟了妇女试验田，由知青高燕任组长，有种植经验的妇女为骨干，在村里积极开展科学种田。当时，我们种了两亩棉花，还种了各种蔬菜。

洛川塬上极度缺水，村民们很少洗衣，棉袄棉裤上没有罩衣罩裤，只能每年拆洗一次。女子们看我们经常换洗衣服，干干净净的，也跟着做罩衣和罩裤穿。那时村里人从不刷牙，女子们看到我们早晨起床后用牙刷刷牙刷得满嘴白沫，很是稀奇。我们告诉她们刷牙的好处，教她们如何使用牙刷。在我们的影响下，女子们也尝试着刷牙。

如今，村里的女子们都已出嫁。2005年，我们知青相约重回第二故乡。村里的女子们听说后，都从四面八方赶了回来，与我们相见，并留下了宝贵的合影。

插队趣事

郝承芳

1 一颗大南瓜

插队的时候，因为年轻，不谙世事，也曾做过几件荒唐事。

一次，我们和王屯插队的两位同学一起回村。快到村口的时候，一位同学忽然大声惊呼：“你们快看，这几个南瓜长得真大啊！”

顺着这位同学手指的方向，我们放眼望去。只见路边的沟坡上爬着几条瓜藤，上面挂着几颗南瓜。金灿灿的南瓜像一个胖娃娃般趴在地上，特别诱人。

“咱们摘一颗回去，中午就不愁没有饭吃了！”

“不行，这是我们高书记的瓜。”琳急忙阻拦。

“是啊，高书记对我们特别好，不能摘他家的瓜。”我也附和着说。

“管他呢，也没有人看见，谁也不会知

道是咱们摘的。”还没等我们反应过来，一颗大南瓜已经被眼疾手快的同学抱在了怀里。

我们急急忙忙地跑回了窑里，幸好也没人撞见。

回到窑里，几个人立刻忙了起来。生火的生火，淘米的淘米，切瓜的切瓜。不一会儿，一锅香喷喷的小米南瓜粥就做好了。我们每人盛了一碗，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。又甜又面的南瓜，真的非常好吃。很快，一大锅南瓜饭就被我们吃光了。

吃完饭收拾好碗筷，我们一起心满意足地坐在炕上聊天。这时候，只听“哗啦”一声门响，是高书记推门走了进来。

“王琳、雅玲，你们是不是摘了我家的南瓜啊？”他东看看西看看。

“什么南瓜？没有啊，我们没摘啊！”琳

和雅玲急忙否认。

“地里留下了皮凉鞋的脚印呢，不是你们摘的吗？”高书记又看向我。

我的心虽然怦怦直跳，但仍然嘴硬地说：“不知道，我们确实没有摘瓜。”高书记半信半疑地在窑里转了一圈，转身走了出去。

我们几人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都没有说话。我知道大家心里都有些后悔了。高书记平时对我们都特别好，在生活上、劳动中都特别照顾我们。这件事过去以后，高书记依然对我们那样好，我们和高书记也都没有再提起过此事。有很多次，真想对高书记道个歉，却总是张不开口。

2008年，我们回到庙沟看望乡亲们的时候，高书记早已去世了，这件事也因此成了我们几个人一生中永远的遗憾和愧疚。

2 借来的姨父

来延安插队之前，我们不愁吃不愁穿，每天高高兴兴去上学，节日里穿着漂亮的花裙子到公园游玩。天真地以为全中国都是一样的，根本想不到山村农民生活的艰苦。

可当我们到延安下坪庙沟村插队时，看到乡亲们穿着破旧的衣服，点着煤油灯，平时吃的是糠窝窝，很多漂亮的女娃娃也是空身穿着棉袄棉裤，连背心短裤也没有。这巨大的反差让我们一时适应不了，心里觉得特别无助和孤独。每到晚上，躺在炕上，大家就会想家，想念北京的父母，甚至想念北京的白馒头和母亲做的饭菜。这时候，只要有一个人掉了眼泪，就会引起一片抽泣声。

王屯队的姜岩，父亲是老干部，有一个姨在延安生活，姨父在延安大修厂工作。得知姜岩来延安插队，他姨父便到队里看望她。因为我和姜岩都是一个班的学生，关系又很好，也就随着她称呼姨父。

姨父中等个子，皮肤略黑，浓眉大眼高鼻梁，很英俊。待人接物和蔼可亲，很有些领导干部的风范。我们都羡慕姜岩有亲人可以依靠。

琳对姜岩说：“把姨父借给我一下，就说是我姨父，到我们庙沟走一趟，行吗？”姜岩和她姨父都很爽快地答应了。姨父随我们走了五六里山路来到庙沟，琳把姨父介绍给高书记和大队长，那口气中带着自豪。姨父也姓高，和高书记及队长相谈甚欢。

谈话中，姨父说：“这些女娃娃打小在北京生活，没有受过苦，有什么做得不对的地方，还要麻烦你们多教育多照顾！”

“哎呀呀，看领导说的，王琳她们这几个女娃娃挺不错的，能吃苦，从大老远的北京来，很懂事。”姨父和高书记、队长又说了些队里的生产情况。因为姨父当天还要赶回延安上班，只能匆匆告别了。

从那以后，队里人都知道琳有个姨父在延安，我们想去延安玩也有理由请假了。姨父家成了我们在延安的落脚点。每次去，我们都会给姨父家带去队里种的洋芋和小米，在那住一晚上，并在家吃饭。回队的时候，姨父会给我们找好顺路的车，很方便。

3 搭辆汽车上延安

插队的时候，我们手里都没有什么钱。因为觉得插队也等于是分配了工作，也就不好意思再和家里要钱。想要去趟延安城，参观一下革命纪念馆，连买车票的钱都没有。

记得在我们插队的第一年，国家给我们每人每月补贴八元。这八元，包括了买粮、买煤、买煤油和一切生活花销的费用。第二年，国家不再给我们发放补贴，就靠我们自己第一年挣的工分在队里分粮食了。因此对我们来说，真的是一分钱恨不得掰成两半花。日常生活中，除了必须买的盐、粮食和煤，其他的能省则省，就连玻璃罩子的煤油灯也舍不得用，而是点了一个墨水瓶般大小的小油壶。

麦收过后，地里的农活儿不是那么忙了。于是我们和王屯的同学商量着一起去趟延安。去的时候在路上拦辆车，回来时可以让姜岩的姨父帮我们找辆顺车，还可以在姨父家住一晚，这样下来也就花不了多少钱了。

决定了以后，大家都很高兴。第二天一早，我们换上出门穿的衣服，戴上草帽，背好黄挎包和军用水壶，就从村里出发了。

要去延安，首先要走到玉皇庙，因为那里才有公路。从庙沟到玉皇庙大概三四十里路，每天有一趟路过玉皇庙去延安的公交车。我们五个人一路上说说笑笑，觉得太累了就走到了玉皇庙。可是，到了玉皇庙公交车已经过去了。

琳说：“咱们继续向前走，一边走一边拦车吧！”

我们继续往前走。那天不知道怎么回事，路上的车特别少。走了很长时间，路上只经过了两辆车，我们拦了但没有拦住。已经快走青化砭了，我们都觉得很累。

就在这时候，我们又听到汽车喇叭的声音，于是赶紧停下脚步招手拦车。汽车慢慢减速开了过来，我们都以为司机要停车了，没想到车到我们跟前，突然加速开过去了。

琳说：“这样可不行，啥时候才能坐上车啊！等会儿车来了，咱们都站一排，谁也不许退让，我就不信拦不住它！”

说话间，又听到汽车开来的隆隆声。琳站到了马路中间，我们剩下的四人站到了左右两边。迎面开来的车急促地按着喇叭，我们丝毫不动。

只听“吱”的一声，一个急刹车，汽车在我们面前停了下来。从车上下来一位司机师傅，他怒气冲冲地朝我们吼道：“你们哪的啊？有你们这样拦车的吗？不要命了吗？”我们几个人赶忙上去七嘴八舌地说着好话：“我们是北京知青，要去延安参观革命纪念馆，接受革命传统教育。没赶上公交车，我们已经走了五六十里路了，实在不好意思，能让我们搭一下便车吗？”

听到这话后，司机师傅头也不抬，对我们爱搭不理的。

琳说：“司机师傅，我们好不容易请了一天假，又走了几十里路，实在是走不动了，您就拉我们一段吧，谢谢您啦！”司机师傅终于挥了挥手，无可奈何地说：“上车吧！”

“谢谢师傅！”我们欢呼着麻利地上了车。

汽车风驰电掣般向延安开去。我们站在车厢的前面，琳穿着一身洗得发白的军装，那飒爽英姿，像个女战士；梳着两条大辫子的许岩，带着个年轻姑娘的美丽和妖娆；活泼的雅玲展开双臂呼喊着：“延安，我们来了！”我们一起快乐地回应：“延安，我们来了，我们来了！”